



说说“老铜矿”

□沈成武

“老铜矿”是铜陵老人对铜官山铜矿的亲热称呼。一声“老铜矿”，蕴含着铜陵老人、尤其是在铜矿工作过的老人的无限深情，既是对曾经辉煌记忆的唤醒，又有着对那段激情岁月的缅怀。但是，这个“老铜矿”并不仅仅是指“铜官山铜矿”，或是“铜官山铜矿”的省略称呼。其中原委值得说道。

铜官山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，采冶历史上溯至商周时期，汉代在此设立“铜官”，唐代被封为“利国山”。到了近现代，铜官山的铜铁资源曾受到英国商人的觊觎和日寇的疯狂掠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49年12月29日中央有色金属会议在北京召开，铜官山铜矿是会议决定恢复建设的第一座、也是唯一一座铜矿山。1950年5月10日，华东工业部成立铜官山铜矿工程处。工程处的规格很高，第一任主任和党委书记分别由华东工业部矿业处副处长袁慧芳，芜湖市总工会副主席、市委常委陈

定一担任。铜官山铜矿工程处成立之初，只有管理组和设计组基建工程组。1951年1月22日，铜官山铜矿工程处设立二级机构，下属铜官山矿厂（即铜官山采矿厂）、选厂、炼厂、机厂、电工厂和土建队。首先恢复建设的老庙基山矿坑由铜官山采矿厂负责。

1952年6月30日，老庙基山矿坑62米平巷出矿，人们通常认为“这标志铜官山铜矿正式投产。”准确地说，这是“铜官山工程处矿厂顺利出矿”。其时，“铜官山铜矿”这一名称还属于工程处所独有。1952年11月，铜官山矿务局成立后，铜官山矿厂改为矿务局采矿场（即铜官山采矿场）。1953年8月，铜官山矿务局勘探总队（即“硃探队”）并入铜官山采矿，又称铜官山采矿、老庙基山矿。“铜官山铜矿”真正作为一座矿山的名字，是在1958年10月。铜官山矿务局撤销后，铜官山采矿作为安徽省冶金工业局直属企业，改名“铜官山铜矿”。“铜官山铜矿”的前身经历了“铜官山采矿厂”“铜官山采矿场”“铜官山

采矿”（或老庙基山矿）这些变迁。

“老铜矿”这一称呼的出现，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机构变动较大，名称更换较多，无论是铜矿、铁矿，还是老庙基山、冶炼厂、机械总厂、发电厂等都冠以“铜官山”之名，以“老铜矿”称呼这些单位，简单明了，亲切亲近；同时也是为了与1956年2月至1958年7月相继建成的铜山铜矿、井边铜矿、狮子山铜矿（今冬瓜山铜矿）和凤凰山铜矿相区别。

“老铜矿”声名鹊起，不仅在于老铜矿人筚路蓝缕，艰苦奋斗，为新中国提供了急需的战略物资（“一五”期末，“老铜矿”的矿山铜产量与粗铜产量均占全国的半壁江山），还在于新中国赋予老铜矿人崇高的主人翁地位。当时，新来“老铜矿”的工人工资大致按上海标准定薪（每天通过电报的形式通报上海的行情，以上海当天的米价折算工人的日工资），工资水平要比当地地高一截。再者，工人的劳保用品也让人眼红。正式工人都有统一配发的制服式，工人上衣三个暗兜，下边两个斜的，西式长裤，八角工人帽，很是新潮。干部和女工也都有自己的服装，穿在身上那叫一个“拉风”。还有，

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是让人羡慕。演话剧、打腰鼓、扭秧歌，跳集体舞，唱歌越剧、歌剧几乎天天有；篮球、排球、足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康乐球，还有棋类活动都很活跃，每逢节假日都有部门组织的比赛；另外还有供工人学习的图书馆、休闲放松的娱乐室……矿区拉上了有线广播，广场上、宿舍区装上喇叭，播放时事、公告、文娱节目转播其他台节目。那时的矿山是沸腾的，年代是火红火红的。

最能体现“老铜矿”工人自豪感的是“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铜官山工程处”的证章，走到哪里都被别人高看一眼。当时有这样一种现象：“老铜矿”人买东西若是忘带钱了，人家只要看到胸前的证章，就会说：“不要紧。下次带来就行啦。”这是一份多么宝贵的信任啊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歌。铜官山依然自然屹立，可那些以铜官山命名的企业或更名或关破重组，“老铜矿”却深深烙进人们的记忆。发轫于铜官山铜矿的铜陵有色，如今跻身世界五百强之列，正以崭新的姿态，在新时代见证中国梦的进程中的赓续着“老铜矿”的风采。



黄山霞光 汤青摄

梦笔生花

□凌代琼

梦笔生花是黄山的自然景观。在黄山北海宾馆前散花坞内，与笔架峰相近的海拔1640米处，有一石挺出，平空耸立，下圆上尖，像一支书法家的斗笔。峰尖石缝中，长有一株奇巧古松，盘旋曲折，绿荫一团，宛如盛开的鲜花。峰下有一巧石，形如人卧睡，故称此景为“梦笔生花”，为黄山胜景。清人项麒有诗赞曰：“石骨棱棱气象殊，虬松织翠锦云铺。天然一管生花笔，写遍奇峰人画图。”

要想读懂黄山这部地理好书，就得从生态美文的这支神笔导入。我就以为这笔，是大自然真实与单纯，物质运动，自天而降的爱的雨露滋润之物。是自然对我们人类的恩泽，是经天纬地传给我们的爱语。

我已不知多少次，站在黄山这几乎与国宝迎客松齐名的黄山古松神笔前凝思了。一边展读，一边领略其中的造化。这笔粘着天地的雨露，墨着历史的浮尘，蕴藏着万千风云，裹挟着无限心事，在琉璃色彩变幻，伟、奇、幻、险天然画卷里，不仅能书写野生之道，还能在时空中以点点绿意，延展着地理的传奇。

人在今与古的混合中，一节一则，一段一句地读，就在变幻不定的云朵与地质语汇的互言里，收获意外的精彩。看那走笔瑰丽，那石破繁缛的细部，都将我引领到造山运动而层叠叠出的象形字画里。有无相生，动则声起，静则音止的自然之状，带着土地的灵气，在不相同的维度里，彰显着一座山的梦境。

我扩张着思维，想象着一支笔在时空与地理上落下的厚重与辽远。此时，云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，以花香的芬芳，飘零导读着这笔的情意。微风也翻动着我与散花坞内的情绪，笔接住云海的水沫，粘着晨光，细腻委婉地书写着眼前的美句。我人在有意无意的自然关怀与色空变幻里，转动眼神，看神笔抖转鸣唱，叙述生长又向上的故事情节。山节理深处细微的声韵与久远的故事，栩栩如生地由笔锋流写出来。

云将我带入自然神笔的书写之中，形散而神不散的自然之笔，在介然里校正着我的片面。凝视这渗透着山神心气的笔，看着笔端那从绿意，我的心，一如那石柱上的笔锋，心里的笔划也容纳起万千微小的生命来。

对山情的观察和对笔意的体味，我们不要只看这笔日月爱抚中的包裹，看这支笔衔接与灵动的姿态的水声里，是怎样调动复兴之梦的全部能量，灵动抒发天地的浩然之气。这支神笔，是怎样把控情水云色，掂量自己的力量，借天地之怀，书天地之象的。从最本真的地气情感力量里，生长出包容自然与心灵众多的寄语心花来。山的文学与色泽，都是在这雨水的衍生中完成的。有云水禅心之象的能量场，当然就能生出与天地共存的自然文字来。

我虽然听不到那笔端微信里的花语，也不知，看不透，哪一笔，是时间抽象给我们的符号，哪一笔是史前的遗痕。更说不出准确的地质语汇，也不能翻译出这支笔初心的创意。

就因为我不能生长在在那个自然的“情怀”之中。人与自然相比，显得太渺小了。今天的我，就是搜肠刮肚也搜不出一朵笔上的“花”来。你看，那笔端上一个地质的肌理，一个地质感叹的记号，都要超越我生命长度多少倍了。我们的情感链条里，没有地质语汇。美学谱系里，才能感觉一点从岩层里蔓延出的符号。站在深远的原地，只能以相同的爱美基因，来感觉自然书写的灵气。感知情感能量与重量，闻嗅着山水蕴发出的笔墨的情味。

这自然大象，对我就是无穷的远方。情感力量再能支撑，我也无能解释。遥对历史八亿年时光的思索，时间怎么显出这只巨笔锋芒的我，追思神笔执着的对山体之根的爱，思考着这只笔的根须，怎样从生活的深部吸取能量的感觉，然后，情生笔动，永远的真诚与激情，才在历史的空间与现实的生活里，撰写出了生动而又有遥远回声的文字的。

鸟儿飞来转去，只要立笔枝头就能无曲的歌唱，众声独语而来的神秘，生花的妙景与视觉上的美感，悠远命运感的节气，让云勾描着各种物态的长相，亿万年来，都朝朝暮暮游戏在虚掩与温情里。

时间流动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以为峰尖石缝中，那株奇巧古松，开始枯萎，最后死亡。不理解自然在换笔。有人就浅薄地图解地理的“梦笔”，以假遮蔽真实，用了一棵仿真树代之象形，而一代就是17年之久。

而这期间，是我上黄山最多的时期，十几次地站在梦笔生花的景观前，面对着笔端的塑料树，我只能对天南地北的上级领导、朋友、文友说，假意在侵袭我们的情感，梦笔生花的“花”，已被塑料树替代。自然之笔，怎么能被塑料所替代？灵性之象，梦根植于历史，更面向未来。梦笔之花，它不仅与山水有关，更与我们的世界息息相关。

真是一念一世界。追求梦想的甜美，怎么也不能与塑料发生关系呀！天问般地热议与投问的能量团，从眼神聚焦到梦笔的“花”上。自然的笔枯了，天下还有什么笔能写出妙文？以假换笔端的真理性，是尊重自然，敬畏自然？梦想源于现实，又高于现实，多接地气，凝聚自然的力量，才能有灵性，有梦才有蓝天。个人的情感状态，随着一种“痛”，蔓延到了本不该有的山水文笔里。

解读梦笔的妙方还是时间。从17年梦笔的叹息里，黄山人不仅仅是听到了这支笔的怨声，还从怨言的强振波里，感到了责任与压力。转烦恼为愿力，回归自性。从梦笔“花”儿的枯死里寻找原因。分析了梦笔生花内外循环的原因，重新读懂了山语。尊重原生态的美丽，与自然和谐地相处。将梦滋养，（其实梦有时也是要滋养的。）自2004年后，选植了一棵黄山松，并养护成功，移植到梦笔生花原来的位置，也将自己的情感移到这里，人与梦笔重新建立起了崭新的关系，打破山水的边界与身体边界的关系，使断了17年的梦笔，再生花来。面对自然之象，眼看着梦笔又生出花来，人在风雅中与这笔同声共气起来。

2013年我又一次站在失而复得，已长成的自然景观梦笔生花的“花”前，思绪如梦笔，在云海的纸上缠绕。这支国家地理之笔，它不仅契合时代的脉搏，也与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紧密相连。在实现中国梦的今天，我多想握一握这只黄山重生的温馨康乐之梦，也想让追求梦想的甜美惠及自身。因为，我们都在努力奔跑，我们都是追梦人。新生活的征程上，不管乱云飞渡，风吹浪打，都会以坚如磐石的信心，只争朝夕的劲头、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凝聚各方的力量，一如梦笔，书写伟大的中国梦图。

然而这只笔太大了，我只能以意识来拥抱这生物场的神奇。唯识所心，随心所欲。时间将我身体抽象成笔杆，头发自然成了笔锋。风吹过来，贯通在笔中的情感，一咏三叹的叠加的意象，正和异的契合，虚与实的交结，新与旧的碰撞，都从心底流向身体的笔端。看着这地理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神笔，我渐渐泪水盈眶而出。我的宇宙通感自然的心意，仿佛有一种光将我照亮，心进入翠色之中，我一下意识到了自己的前生今来。



山环水绕

盛利者 摄



那一年，我十八岁。我们农村老家有送号的习俗，也就是当男孩子长到十八岁，村里会组织一些在村里有威望、德高望重的人，根据我们的辈分排行，给我们重新取一个名字，有了大号就等于是成人了。这和现在搞的成人典礼差不多。我永远忘不了我的那次十八岁送号。不是因为有了现在这个所谓的大号，而是因为那将我之所谓的青春醉得一塌糊涂的成人典礼。

解读梦笔的妙方还是时间。从17年梦笔的叹息里，黄山人不仅仅是听到了这支笔的怨声，还从怨言的强振波里，感到了责任与压力。转烦恼为愿力，回归自性。从梦笔“花”儿的枯死里寻找原因。分析了梦笔生花内外循环的原因，重新读懂了山语。尊重原生态的美丽，与自然和谐地相处。将梦滋养，（其实梦有时也是要滋养的。）自2004年后，选植了一棵黄山松，并养护成功，移植到梦笔生花原来的位置，也将自己的情感移到这里，人与梦笔重新建立起了崭新的关系，打破山水的边界与身体边界的关系，使断了17年的梦笔，再生花来。面对自然之象，眼看着梦笔又生出花来，人在风雅中与这笔同声共气起来。

在村里，送号可是个大活动，场面之壮观，气氛之浓厚，持续时间之长，那是相当得叫人亢奋。大戏一本接一本地唱；电影一场接一场地放；美酒佳肴那是让你开足了洋荤。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氛围下，我第一次在别人的怂恿下，捧起酒盅，一仰脖子，一杯“杜康”进了我的胃，呛得我眼泪哗啦直流。见我的怂样，大家都开心地笑了。奶奶说，我家祖传三代都不喝酒，就你还给我们撑面子，醉了没关系，明天接着喝，越喝酒量越大，越醉酒量越大。当时，我并不知道奶奶这是什么逻辑。于是，我自觉不自觉地在奶奶的“鼓励”和强烈支持下，开始了我的青春醉酒之旅。

青春酒作伴，我比谁都狂。十八岁的那个春节，我以村里唯一的一名高中生的身份，被村里的人挨家请着从东边喝到西边，从早上喝到晚上，一天最起码要喝两顿，一个春节几乎天天醉在酒席上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大伯家正月初三请我喝酒的事。大伯家在坎子上面，跟我家隔不到500

米。在大家你一杯我一杯的劝酒下，我自然又是喝高了，结果我歪歪扭扭地离开桌子，从坎子上面一路滚回了家。我在醉酒出尽洋相的同时，也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——酒桶。半斤不管用，七八两自然没问题。中午三两三，晚上翻一番。发展到后来，我是没有小菜也能喝上几盅，到时候酒瘾就来了。能喝酒了，自然乐意找场子跟人拼酒。在酒桌上，跟人吵嘴打架那是家常便饭。人家都说我是个酒鬼，一喝就醉，不醉不休。每天，我从父亲开的小店里“偷”上一瓶淮溪大曲，到单位和同事对吹，几粒花生米，三下五除二，一瓶酒就见底了，自然是我喝得多，他喝得少，起码三分之二是被我喝掉的。

十九岁，也是在过年边上，我和弟弟去街上舅舅家拜年。舅妈烧了几个好菜，从床底下摸出一瓶好酒。结果，我和舅舅两人二一添作五将一瓶酒喝个精光。小弟尚小，滴酒未沾。回家时，舅舅安排我们坐轮船回家。结果，轮船上酒劲发作，我躺在船上不省人事。弟弟在船工的帮助下把我抬到岸上。然后弟弟又跑回家叫来父亲，用板车把我拖回了家。

青春年少，我跟酒交上了朋友。如果说，我的青春还有什么记忆的话，酒，无疑就是我那个特定年代最为鲜亮最为火红的主题。青春是一杯酒，一杯人的酒，一杯热烈的酒，一杯激昂的酒。

如今，青春不再，岁月不居。已近花甲之年的我，终于懂得，有些事，咱必须适可而止。比如这酒，小酌怡情，喝大伤身。生活中不能没有酒，但“点”到为止，方能健康长寿。

乡愁是一种痛

□程应峰



感受乡愁从诗开始。那时，我的记忆是年轻的。随着岁月的推移，世事的变迁，很多东西都渐去渐远了。然而有那么三两首诗，却执拗地盘踞在记忆深处，在日复一日的生命进程中益发清晰。每每默诵这些灵性美丽的诗行，都有一份无言的感动。

“故乡的歌，是一支清远的笛，总在月亮的晚上响起。故乡的面貌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，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。离别后，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，永不老去。” 席慕容的乡愁，是年轻的心渴望亲近故土时，独自吹奏出来的清亮的笛音；是一份悵然若失的心境；是一棵根植在心头，不长年轮的岁月树。 席慕容的乡愁，是一支与乡土有关的永远而年轻的恋歌。

余光中的乡愁，则极尽哀婉缠绵：“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长大后，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，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。后来呵，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在里头。而现在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”小小的邮票、窄窄的船票、矮矮的坟墓、浅浅的海峡，既有血有肉，又寓实明白。一当触及这些连系亲情、爱情、思乡之情的生命中的点点滴滴，再麻木的灵魂都会为之震颤，再坚硬的心灵都会为

之动情。人生苦短，更何况一生一世远离乡土的人，哪能没有落寞伤感的情怀。

乡愁诗中最为绚丽最有意境最让人柔肠百结的要数余光中的《乡愁四韵》：“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，那酒一样的长江水，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，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。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，那血一样的海棠红，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，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。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，那信一样的雪花白，那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，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。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，那母亲一样的腊梅香，那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，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。”长江水、海棠红、雪花白、腊梅香这些诗意的存在，远离久了，便如梦幻，又怎能不百般牵引漂泊者对乡土的美丽回想。

站在个体的角度，乡愁可以是一份诗意的情感；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，乡愁则是一种铭心刻骨的伤痛。为海峡两岸统一大业，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会见华侨华人时，就自然而然引用过余光中的《乡愁》。他饱含深情地说：“浅浅的海峡，国之殇，乡之深愁。”

乡愁啊乡愁，可以是生命个体中一种忧伤而美丽的存在；但就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来说，乡愁是刻在心头的创口，带出的是伤痛中的伤痛，绝不会有有什么美丽可言。

